

第二十四章 优先开发

美商旗记铁厂售给大清江南制造局后，产生了两件副产品。第一件是唐果华获得了自由。当时，担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是用“唐果华一案，既情有可原，报效军需赎罪，亦有成案可援”这样不温不火的官样文章，为这个帮助朝廷要犯偷渡香港的江海关通事开脱了事。第二件便是上海道台衙门允许麦根路和极思菲尔路之间的华人业主，将土地永租给仪和洋行。

取得华人业主的永租道契后，凯塞克大班和林泰勒买办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向工部局董事会提出申请，将麦根路向西延长200米，和南北向的极司菲尔路连接起来。尽管这样筑路，会损失一些刚租到手的土地，但是对余下和周边的土地，却会起到立杆见影的升值作用。

华丽的四驾马车将大班和买办载到工部局边的停车场上。工部局和巡捕房总部一样，都在江西路上。到这里来的人，要么是自己驾马车，要么是车夫驾马车，这就是为什么停在这儿，有一驾，两驾，四驾，敞篷无盖的，或前后轮高低不一的形形色色的各式马车。

林泰勒跨下车时，注意到停在旁边的一辆两驾马车的车厢上，镶着双狮举皇冠的领事馆徽记。

“温思达领事来了，”林泰勒对大班说。

“看来，今天的周会有很有趣的议题。走，我们上楼。”

大班和买办是来向工部局董事会每周举行的周会，陈述筑路申请的。周会在二楼举行。从停车场到二楼会议厅的道路，对凯塞克大班来说并不陌生。一年多前，当宝顺洋行的颠地大班忙于应付资金短缺，挣扎在破产边缘，不得不辞去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的时候，凯塞

克大班曾经代理过几个月的总董职位。但是，凯塞克大班对协调市政的繁杂业务，并无兴趣，因而谢绝参加总董竞选，等选举结束后，便交棒给下一届选出的总董耶松船厂厂主约翰逊。后来，又经过一届总董竞选，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成了最新一届的总董。一届届的总董更换，使凯塞克大班觉得，有朝一日弟弟詹姆斯完成学业来到上海的话，或许会有兴致角逐总董一职。

大班和买办进门后，经过一片玫瑰色的大理石板，走上宽阔的走廊。浅黄色的地板是由尺寸不一的木板拼成的。由于涂着清漆，黄中带着亮光。两边墙上各有一列安装灯罩的煤气壁灯，一直排到楼梯脚下，那里有一张接待桌。桌后西装笔挺的葡萄牙职员站起来打招呼：

“早上好，董事会马上就要开始。请您们在这里签名。”

大班点点头作为回应。他不记得这个葡萄牙职员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待了多少年。这是一个典型的工部局下人，每天早来晚归，登记访客十分仔细，看到年轻人升到自己上面毫无怨言。

大班和买办沿着二楼的走廊向会议厅走去。走廊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木刻。上面用细腻的线条描绘了《江宁条约》签订后，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乘“麦都萨”号抵达上海。在轮船甲板上和领事站在一起的有传教士麦都思，外科医生黑尔，和外交部职员斯特罗恩。走廊的尽头有一台古董钟，它是沙逊洋行捐赠的瑞士钟表匠的杰作，每上一次弦，可以走7天，工部局会议厅的时辰就是由玻璃后面机械地摇来摆去的钟摆控制着。

大班和买办，推开古董钟旁的会议厅门，尽量不惊动会议厅里的人，在靠墙的皮椅里坐下。但是，他们的到来还是引起在会议厅中央桌子上就坐的各位现任董事们的注意。

“凯塞克大班，要不要往前坐上来一点？你看上去气色不错，”总董金能亨笑眯眯地说。金能亨，45岁，金发，高个，瘦脸，突出的前额因为长年累月在户外的船坞上走动，所以晒的很黑。

"你也气色不错。我们坐这里挺好。"凯塞克回应，同时用注目礼向所有在场的人打招呼，包括坐在总董金能亨右手的温思达领事。

总董金能亨是工部局创建以来第一个美利坚国籍的总董。和大部分一心一意埋头攒钱的美国商人不同，金能亨对侨团事务十分投入。他曾在工部局成立之前，被推选为码头道路委员会成员。他曾担任美国驻上海领事，为了做领事和做生意两不误，他把领事馆搬入他当大班的外滩9号旗昌洋行的总部。他积极撮合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他创建了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他开拓长江航运，他占有80%从上海到汉口的航运。

和金能亨坐在一起的本届董事会成员是副董米契，董事贝克，普罗思德，霍金士，晏马太，总办约翰斯顿，以及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温思达医学博士。贝克是皇家建筑工程学会成员，普罗思德是会计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其他董事都是和经营地产有关的洋行大班。总办约翰斯顿面前的桌上，放着铜墨水瓶，白纸叠，羽毛笔。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什么？"金能亨问总办约翰斯顿。他以轻松的口气，代替一本正经的宣布开会。

"第一件事情，江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来函，要求工部局做出工程规划，疏浚吴淞口水道；"安排周会议事日程的总办把一个很大的普通信封放到桌上。"第二件事情，仪和洋行陈述延长麦根路的申请理由；第三件事情，温思达领事要求讨论黄浦江涨滩滩地的归属权。"

"这是不是赫德先生的来函？"总董指着桌上的信封问总办，"您可以念一下吗？"

"当然，"总办抽出信纸，用苏格兰腔的英语，把已经随总税务司署迁往北京的赫德，通过海运，寄到上海的来函内容告诉大家。

来函的第一部分感谢上海租界商户自开埠以来，对大清的贸易事业所做的贡献。四年来，上海港的进口额已经从1864年的三千万两银子，增加到超过四千一百万两银子，出口额增加到三千三百万两银子。按照百抽五的税率，上海港口的税务收入已经超过三百四

十万两银子，名列大清之冠。

来函的第二部分指出，由于蒸汽轮船普遍取代风帆船，来往上海的商船吨位急剧上升，这对按吨位抽取额外船钞税的江海关来说，是一件利好的事情。但是，于此同时，江海关却收到商船船长们的诸多抱怨，指出大清对吴淞口冲积而成的涨滩毫无作为，使蒸汽轮船进出这片航道越来越困难。

来函的第三部分表示，江海关希望和租界工部局合作，由工部局出面投入技术人力，开始疏浚吴淞口的工程，江海关愿与工部局分担费用。至于为什么这项工程要工部局出面，来函并没有说明理由。

"疏浚吴淞口水道，早该发动了，"金能亨听完信函后说。对于航运有偏爱的他来讲，任何改善航道的努力都必须支持，"不过，我很好奇，这样的工程，江海关自己为什么不出面推动？"

"从钱的角度来看，赫德先生希望工部局出面，或许是为了减轻江海关的负担，"身为会计师的董事普罗斯德说。

金能亨笑了笑。"赫德先生不像是在斤斤计较费用。"

"总董先生，"总办约翰斯顿以极为小心的措辞说，"严格地讲，这份来函没有用公文形式寄给我们，所以我刚才给诸位念的，只是赫德先生的私人意见。"

"用普通信件而不是公文，赫德先生向诸位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温思达领事郑重其事地加入讨论。作为领事的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今天的董事会周会。第一个身份是来讨论涨滩归属权这个特定议题，第二个身份是作为选举董事会的租地人大会招集人，按照惯例，列席周会。温思达在1841年，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以防治霍乱病为课题，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以医官身份加入皇家海军，来到远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第一任公共卫生防疫官，后来改行当外交官。所以在同僚和侨团社区里，大家仍称呼他为"温思达博士"。

"不用公文，表明赫德先生没有获得大清中央政府支持疏浚吴淞口这项政策，"温思达解释，"如果由工部局出面，江海关以貌似被动来配合，或许可以减少大清中央政府的反对。"

"为什么大清要反对疏浚吴淞口？航道越通畅，大清的收入就越多。难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会计师问。

"航道越通畅，西方的远洋军舰进出就越方便。从国防角度来看，大清中央政府里有人反对疏浚吴淞口，就不难理解了。"温思达博士回答。

金能亨哼哼鼻子。"难道说，要等到大清自己能制造蒸汽军舰那一天，才可以疏浚吴淞口吗？"

"这种说法有点悲观，但不是没有道理。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并购旗记铁厂，就是中国人在朝自己造船的方向努力。"

"等待不是答案，"金能亨微微拧眉，"不管大清政府怎么想，工部局应该自己疏浚吴淞口。"

"总董，这是一项长年累月的工程，费用不是小数目。"会计师指出。

"温思达博士，你能不能为此招集租地人会议特别大会，向公共租界商户征收特别税，名义是疏浚吴淞口？"金能亨问。

"可以。征收特别税的名义需改成疏浚黄浦江水道，不那么刺激大清政府，行吗？"领事反建议。

"好主意!"金能亨立刻明白领事的意图。"黄浦江和吴淞口相连，疏浚黄浦江就是疏浚吴淞口，黄浦江是租界的水道，中国人无法反对。"

董事们纷纷点头，都被说服了。

金能亨转过身子，对着皇家建筑工程学会成员的董事说，"贝克先生，请您协调工部局工程处勘测吴淞口涨滩，然后，作出疏浚工程的费用估价，向董事会报告。"

"可以。"

"谢谢。需要多长时间?"

"两个月。"

"谢谢。这样的安排，诸位同意吗?"金能亨问。

所有的董事无人异议。

"请记下来，"金能亨吩咐总办，"本次董事会周会决定，关于疏浚吴淞口水道，贝克董事将率领工程处在两个月后作出费用估价，然后，温思达领事将召开租地人大会特别会议，向租界商户提出征收特定税款，支付疏浚工程。税款的最终数目，以江海关是否愿意分担费用而定。"

约翰斯顿用毛笔蘸着黑墨水，快速地听写着。

"下一个议题，凯塞克大班，林买办，请问，两位中谁代表仪和洋行发言?"金能亨高效率地推动周会的进程。

"林买办，请。"凯塞克大班抬起手掌，作出邀请的手势。

林泰勒站起来，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纸上有地图和一些数据。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代表仪和洋行申请工部局在仪和拥有的地产附近开辟道路。他希望这些准备好的资料，能够满足董事会在批准申请前将对自己提出的质询。

"尊敬的董事们，"林泰勒开始陈述，"今天，我代表仪和洋行向您们申请开辟新路，向西延长麦根路200米，和现有的极司菲尔路中段连接起来。众所周知，极司菲尔路北端遍布苏州河上的码头。一旦实现这样的连接，麦根路和麦根路以东地区直达苏州河码头的距离，必然大为缩短，从而使这片地区成为开设工厂的理想地带。工厂和随之而来的职工居民区将会很快取代目前的农田，产生新的地捐房税商税，极大地提升这片土地的使用价值，使工部局的税源得到改善。为了减少工部局的工程费用，仪和洋行愿意无偿出让土地，供修建道路的需要。希望尊敬的董事们认真考虑这项申请，批准仪和洋行开辟新路的上述"

申请。谢谢诸位聆听我的陈述。”

林泰勒鞠躬，结束发言，坐下。

“林买办，你知道极司菲尔路的路宽吗？”晏马太董事问。这位董事约模四十来岁，头发灰白，一口伦敦腔的英语。

“40英尺，”林泰勒看了纸上的数字后回答。

“麦根路呢？”

“25英尺。”

“仪和洋行愿意无偿出让的土地，宽度是40英尺，还是25英尺？”

林泰勒顿了一下，”25英尺。“

“林买办，工部局在完成公共租界核心地段24条街的改建后，对新辟马路的宽度规定，你清楚吗？”

“不太清楚。您如果能讲得详细一点，我会非常感激。”

“约翰斯顿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帮助你，”晏马太董事把话题交给董事会总办。

约翰斯顿总办停下正在整理的会议记录，“核心地段是指扬子路，圆明园路，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浙江路，湖北路，广西路，云南路，西藏路，苏州路，香港路，北京路，厦门路，宁波路，天津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这24条租界最初的街道。这些路名都是在前任总董颠地大班任内，改成南北向以中国的省份，东西向以中国的城市，来命名的。这24条街道的植树，照明，下水道完成后，工部局规定，以后新建的街道必须以这24条街道为标准，宽度不得窄于35英尺。”

“林买办，鉴于规定如此，仪和洋行能不能把无偿出让的土地加宽到35英尺？”晏马太董事问。

林泰勒迟疑了数秒，“请稍候，允许我和凯塞克大班商量一下。”

林泰勒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又写又算，和大班喃喃私语。会议厅里的其他人都不出

声，礼貌地等待买办和大班作出答复。财力雄厚的仪和洋行，是慷慨地退后一步，无偿出让更多的土地？还是精打细算，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大班和买办终于得出结论。林泰勒握起双手，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各位尊敬的董事，仪和洋行不能加宽无偿出让的土地。”

“仪和洋行在麦根路和极司菲尔路有很多地产。放弃修建这段马路，对仪和洋行来讲是不是太可惜了？再多出让10英尺，不算太多呀。”会计董事普罗思德惋惜地说。

“蚌壳虽小也是肉，”林泰勒的回答引起一片笑声。“仪和洋行并没有撤销申请开辟这条新路。仪和洋行要求工部局适当补偿因加宽路面10英尺，对仪和造成的损失。”

笑声变成惊讶声。

“如何适当补偿？”金能亨总董问。

“3000两银子，从新增加的地捐商税房税里扣除。”

“哪项新增加的地捐商税房税？”

“新路开辟后，在那儿和周边建造的住房厂房会给工部局带来新的收入，这就是新增加的地捐商税房税。”

“新路开辟后，建造住房厂房需要一段时间，工部局不可能马上增加收入。建路工程消耗费用，头一年，工部局是赔钱的。”

“仪和洋行愿意分期接受补偿。”

“您们看呢？”金能亨问同僚。

董事们交投接耳讨论林泰勒的提议，把意见轻轻传达给总办约翰斯顿。后者把意见写在小纸条上，递给总董金能亨。

金能亨看了看纸条，“分成三年，第一年500两银子，第二年1000两银子，第三年1500两银子，行吗？”

林泰勒用目光探询凯塞克，后者把右手食指和母指做成一个圈。

"行，如果工部局将这项工程列入优先开发。"林泰勒站起来表示。

"为什么要优先？"

"因为这项工程会给工部局带来新的收入。越早开发，越早收入。"

金能亨率真地大笑。"谢谢您为工部局着想。请坐。诸位，对优先开辟麦根路西段，分期补偿仪和洋行的安排，还有异议吗？"

董事们摇头。

金能亨吩咐总办把董事会处理仪和洋行申请开辟新路的结论写入周会记录。然后，他转向领事，"温思达博士，轮到您了。"

温思达以一种悦耳的男中音，开始向董事会陈说他的议题："和诸位刚才因应赫德先生的来信，讨论如何清除泥沙冲积而成的涨滩相反，我现在要提请各位讨论的是，如何占有泥沙冲积而成的涨滩。区别在于，赫德先生提到的涨滩在吴淞口，我要惊动诸位伤脑筋的涨滩近在外滩，就在本领事馆看得到的地方。事情的由来，要从我的法国朋友白来尼先生那里说起。。。"

温思达要告诉董事们的是，上周六，他应邀参加天主教举办的帮助盲童学艺谋生的拍卖会，遇到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在不经意的谈话中，发现一条解决黄浦江涨滩所有权的可能途径。

拍卖会在法租界的三德堂举行。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温思德博士喜欢在一周的紧张工作后，悠闲度过周末时光，消除疲劳，恢复精力。所以，当最后一件明朝瓷器在喧闹的拍卖声中拍出后，他便离座，走出教堂高敞的大门，等待专用马车载他回领事馆。

"温思达博士，请留步。"有人在身后叫他。

温思达回过身去，看到法国领事白来尼，从教堂的门里追出来。

白来尼领事，身高和体宽几乎相等，脸颊像两大块起皱纹的红木，双唇却长的异常精巧。身穿时尚的天蓝色铜扣套装，和温思达没有戴领带，形成鲜明对照。不知是出于文

化背景，还是个人性格，平时，白来尼领事总是要等别人跟他先打招呼后他才跟别人打招呼。所以，他现在的态度令温思达感到意外。

"下午好，"温思达和白来尼握手。这时，一辆镶着双狮举皇冠徽记的马车停靠在她们所站着的台阶下面。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在这个美丽的下午，请博士到本堂神父宿舍喝一杯？宿舍就在对街，"法国领事的邀请使英国领事更加感到意外。

"恭敬不如从命，"温思达礼貌地接受邀请。

本堂神父的宿舍座落在对街一栋地中海式的砖房里，橘黄色的围墙，赭红色的顶瓦，围着30米见方的花园。花园的三面是篱笆，上面爬满常春藤和红白相间的牵牛花。修剪整齐的草地上长着两棵长江流域很罕见的棕榈树。虽然棕榈树长得没有像在热带地区那么高，却见证了屋子的主人，来自法国南部尼斯的耶稣会本堂神父，要将家乡的园艺和福音一起带来远东的一片真情。篱笆外的景色被常春藤遮住，但是从东边不时传来的轮船汽笛声，告知人们，花园外不远处，就是黄浦江南段的法租界外滩。

屋前有四把帆布靠背褶椅，和一张没有涂漆的木板桌。双颊红润的本堂神父，头发稀疏，眼睛是不多见的深棕色，一身黑色的教士道袍，看上去非常合体。他引着两位领事贵宾在帆布椅里坐下，然后从屋里取出一个木盘，放在木板桌上。木盘里有一瓶酒，三个普普通通的玻璃杯，一块带皮的奶酪，和一把半旧的小刀。神父给每个领事斟上酒，"这是10年陈的勃艮第葡萄酒，这是布里软皮干酪。"

"太难得了，"温思达用法语称赞，"勃艮第酒配布里酪。打开10年陈酒，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庆贺吗？"

白来尼故作不在乎地哼哼鼻子。"三德教堂发了一笔小财。"

"我的天主必要以自己的财富，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神父虔诚地引述圣经里的《菲里伯书》第四章第23节。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三德堂得到86亩土地！"

"谁是慷慨的捐赠人？"

"道台大人。"

白来尼望着一脸狐疑的温思德，大笑起来，忍不住得意地把自己如何使天主教三德堂白白得到86亩土地的故事，一五一十告诉温思德。

三德堂面临外滩南端，紧靠金利源码头。近年来，由于船运日益繁忙，加速泥沙堆积，在教堂和码头之间的这段黄浦江边形成一片涨滩。按照大清的律法，涨滩本属官产，毗邻涨滩的纳税土地主人，有优先权，通过支付一笔钱，得到涨滩的所有权，以后年年向大清政府交纳田赋。这个从官产变成民产的过程，叫做土地升科，实施在土地用于耕种，税收源自农产品，这么单纯的一种经济模式上，几百年来，行之有效。可是现在，黄浦江南段出现的这片涨滩，它的归属，却毫不留情地冲破了土地升科制度的范篱。

"土地升科的运用有三个元素，"白来尼起劲地说道，"第一，毗邻涨滩的土地主人；第二，优先权；第三，以后年年向大清交纳田赋。这三个元素，在这片涨滩上都不具备。请问，谁是毗邻涨滩的土地纳税主人？是金利源码头？是三德教堂？都不是！金利源码头，三德教堂都只是毗邻涨滩的土地租客，租界里的土地都是从华人业主那里永租来的，没有谁是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华人业主呢？他们够不够格当土地纳税主人？同样不够格，因为他们早就不纳税赋。他们的税赋多年来是由西人永租客户代缴的。没有毗邻涨滩的主人资格，就没有取得涨滩的优先权。最后，无论谁拥用这片涨滩，都不会用来种田，那么根据什么来决定以后年年缴纳大清政府的田赋数目呢？总之，讨论这片涨滩的归属权，一开始，就好比打开了大罐蚂蚁，到处乱跑，一片混乱。"

"那么阁下又是以怎样的大智大慧理清这片混乱的呢？"

"以攻为守，拿准道台大人既怕事，又希望和西人达成某种涨滩归属权的协定，由此

可向上司邀功的心理，不断向道台衙门交涉，把道台大人逼到角落。然后，找出一个给面子的台阶，让道台大人体面地走到我们要他去的地方，无偿把涨滩归给三德教堂，实现皇帝陛下要我们法兰西外交官在全世界力挺教会的愿望。“

“一个怎样给面子的台阶？”

“先把台子搭高，让道台大人应宝时站在上面觉得高处不胜寒。我告诉应宝时先生，这片涨滩如果不是以某种形式划给法租界，那么本领事将把这件事看成是单方面修改1849年确定的法租界疆域。当时本国敏体尼领事和大清麟桂道台立约，法租界东边以黄浦江为界。涨滩和南外滩连在一起，不把涨滩算做南外滩的一部分，就是不再以黄浦江为东界。相应地，公董局将不再承认徐家汇为目前法租界的西界，要求重新谈判，将法租界的西界再往西推，弥补得不到涨滩的损失。您说，这个台子搭得高吗？”

“确实很高。”

“以涨滩的归属争执为理由，引起全面重新谈判法租界的西界，对应宝时先生来说，是很划不来的。所以，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应宝时先生必然不敢回绝法租界要求取得这片涨滩的要求，但是他也不敢就这么爽气地将涨滩划给法租界，毕竟这样做会引起习惯于传统涨滩升科制度的上司的责难。这个时候，我就像抛救生圈一样，丢给应宝时先生一个台阶，答应他，如果把这片涨滩划给法租界，法租界公董局出于尊重涨滩的升科制度，保证这片土地不会用于任何营利的目的，毗邻涨滩的三德教堂将把这片土地用作传教等公益事业。教会按照条约在全中国是免税的，这样，应宝时先生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向他的上司解释，为什么道台衙门现在和将来都分文不向这片滩地课税的原因。如此这般，我们今天终于有荣幸庆祝三德堂发了一笔小财。”

温思达边听边点头，让白来尼看着，心里得意非凡。听见了吗，我们法兰西的外交官就是比英国佬高明。

“那么，金利源码头呢？它也是毗邻涨滩的呀。”温思达含蓄地问。

"根据不作营利的保证，金利源码头是不够格取得这篇涨滩的。跟您们公共租界不同，法租界公董局的总董一向由法国领事兼任，所以在法租界里，我做得了这个主。当然，我还没有时间，就此事向金利源码头的主人金能亨大班解释。真是失礼的很。"

话是这么说，这位来自法国伊泽尔省的职业外交官，却显得格外得意。一瞬间，温思达恍然大悟，今天白来尼邀约自己来喝酒的真正目的：在分享庆贺的气氛里，隐密地奚落英美人士，你们在这场涨滩归属的交涉里，轮不上分好处，只有在明里鼓掌，暗中眼红的份！

"这个法国佬！"工部局金能亨听完温思达博士关于白来尼处理涨滩的事，眉毛拧成一棱一棱。"86亩滩地，金利源码头没有分到1亩！"

温思达双手插入口袋，站了起来。董事们，凯塞克大班，林泰勒知道领事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都等着他继续发言。

"诸位，不管您们对白来尼领事的态度怎么想，我觉得，白来尼领事先把台子搭高，然后抛出下台阶的手腕，高明至极。至少，我们不应比他干得差。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地面上的那块涨滩，就在本领事馆的眼皮底下。附近没有教堂或任何非营利机构。我们该指定谁为毗邻这片涨滩的土地当事人比较合理？涨滩将来该做什么用途，可以给应宝时充分理由，分文不取或尽量少取我们的钱，把那块滩地划给公共租界？"

"指定英国领事馆作为毗邻这片涨滩的土地当事人，行吗，博士？"金能亨问。

温思达将手从口袋里抽出，摇手。"我们跟应宝时谈判的立场是，公共租界的东界是黄浦江。涨滩和外滩相连，不把涨滩划归公共租界，就是单边改动公共租界的东界。如果指定领事馆为毗邻这片涨滩的当事人，领事馆是大英政府的土地，不属公共租界，显然跟我们的谈判立场自相矛盾。还有，领事馆能提供什么非营利的事业呢？"

"温思达博士，我能插一句吗？"林泰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站起来问道。

"当然可以。您是租地人会议成员，有权旁听，有权在董事会周会上发言。请。"

"我建议把那片涨滩修成公园。"

"为什么是公园？"

"我记得当年仪和洋行准备买下租界外的军路时，高易律师告诉我，在租界之外相连的地方，西人可以建造公共花园，具体的条文，我一时记不起来，谁能帮助我一下？"

"这是第二次《上海土地章程》里的规定，"熟悉各项文件法规的总办约翰斯顿说，"‘租界以外连接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接受西人或中国人之地，以便编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园。’"

"谢谢，"林泰勒接着说，"公园和整个租界相关，整个租界都是毗邻这片涨滩的当事人，所以就不用另找一个特定的非营利机构出面，对吗？再说，公共租界确实需要一个像样的公园，按人口比例，公共租界里的公园不如法租界那么多。"

"妙极！"金能亨鼓掌，领事鼓掌，董事们鼓掌，大班和买办握手。

在金能亨的指令下，总办约翰斯顿把温思达领事和林泰勒买办的意见揉和起来，写入周会记录，成为又一项"优先开发"的项目，然后金能亨哼起小曲，表示散会。

董事们纷纷站起来，跟着温思达领事离开会议厅时，温思达转身向大家说：

"是的，在公园这件和休闲有关的事上，我们落后于法国佬。但是，在另一件更加振奋人心的娱乐上，我们大大胜过法国佬。"

"博士，您是指赛马？"

"对。下周的秋季大赛，诸位有没有选好下注的马呢？"